

尼尔斯骑鹅旅行记

第一章 树林里的小妖精

1

从前，在瑞典的威明海格小村庄里，有一个小孩子，名字叫做尼尔斯。他到十二岁，就和村子里其他的孩子一样过活：冬季上学念书，夏季放牧鹅群。但是说老实话，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小学生，同时又是一个很不好的牧鹅孩子。学校里的老师老是责备他，说他从来不曾好好学习功课；鹅儿们呢，也老是啄他，咬他，因为他老是戏弄他们，把他们翅膀上的羽毛拉下来。他就这样过着日子，但有一次他碰到了一桩非常奇怪的事情。那事情是这样的。那天是星期日，爸爸和妈妈到邻村的市集上去了，尼尔斯独自留在家里。尼尔斯本来也想跟他们一起出去的。他甚至已经穿上了他那套节日才穿的服装：方格子布的衬衫和簇新的皮裤子，衬衫上面还有一排几乎像腰带扣子那么大的螺钿钮。可是这一次，他却不能出去夸耀自己的新衣服了。

好像是故意跟他为难一般，爸爸在出发前突然想起要看看他的记分册。其实，他的分数并不比上星期差，甚至还比上星期好一些：他一共只得了三个两分和一个一分。但是，这怎么能使他的爸爸满意啊？爸爸立刻命令尼尔斯留在家里温习功课。自然，尼尔斯本来可以不听爸爸的话，可是爸爸新近买了一条又阔又硬的皮带，那上面还有一个坚硬的铜扣子。爸爸曾经警告他：只要一碰到适当的机会，就要请尼尔斯的背脊尝尝新皮带的滋味。那还有什么办法啊！尼尔斯只得在桌旁坐下来，翻开了教科书，接着……接着他的眼睛就望到窗外去了。

在三月阳光的照耀下，雪已经融化了。

整个院子里，雪水不但变成好多条浑浊的“小溪”，到处奔流，还泛滥成好几个广阔的“湖”。

公鸡和母鸡高高地举起爪子，小心地绕着这些水洼走，但是鹅儿们勇敢地涉到冰冷的水中。他们在那儿嬉戏，溅水，把一阵阵的水珠向四面八方洒去。

如果不是这些讨厌的功课，尼尔斯自己也不会反对到水洼中去涉水的。

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厌恶地死记着功课：“有袋类和翼手类属于哺乳类。有袋类又可分为……”

但是，门突然呀的响了一声，一只毛蓬蓬的公猫溜到房间里来了。猫不属于有袋类也不属于翼手类，尼尔斯就因为这一点，对他非常欢迎。他甚至忘掉了他留在他身上的一切伤痕和爪痕，那还是他们上一次战斗的纪念品哩。

“呼噜——呼噜——呼噜！”尼尔斯唤着猫儿。

但是，猫儿一看到尼尔斯就突然弓起了背，向房门倒退。因为他十分明白，他在跟什么人打交道。他并不这么容易忘记：就在三天之前，尼尔斯曾经用燃着的火柴烧过他的胡须。

“喂，来呀，过来呀，我的可爱的猫儿，来呀，我的胖猫儿！让我们一起玩一会儿，”尼尔斯劝他。他从安乐椅的靠手上把身子弯了过去，在猫的

有袋类和翼手类是哺乳动物中的两个类别，前者如袋鼠，胸前有一个肉袋者如蝙蝠，它的手上有薄膜，和鸟类的翅膀一般。

耳朵下面轻轻地搔着。这是非常舒适的：猫儿的态度立刻软化了，他开始打起呼噜来，同时轻轻地用身子擦着尼尔斯的小腿。可是尼尔斯正好等待着这一着。尼尔斯把手用力一拉——猫儿就倒挂在自己的尾巴上了。

“喵——啊——啊——呜！”猫儿发出刺耳的尖叫。

“啊——哈——哈——哈——哈！”尼尔斯的笑声比猫儿的叫声还响。他把猫儿向上一抛，猫儿就在半空中翻了一个跟斗，但他还来得及用他的爪子在尼尔斯的身上“抚摩”了一下。

他们的游戏就这么结束了。

猫儿逃走了，尼尔斯又开始专心念书。

“属于翼手类的动物有……”

但是，究竟什么动物是属于翼手类的，尼尔斯结果还是不知道，原来他已经呼呼地睡熟了。

2

尼尔斯没有睡上多久，被一阵吵闹声惊醒了。尼尔斯抬起了头。挂在桌子上面的那面镜子映出了整个房司。尼尔斯伸长了脖子，开始注意地察看着镜子里的一切。房间里没有人。

突然，尼尔斯发觉妈妈放节日穿的衣服的箱子，不知怎么，盖子已经被别人打开了。

尼尔斯不禁大起恐慌。很可能当他睡着的时候，一个小偷已经溜到房间里，而现在，他也许就躲在箱子或是衣橱后面呢。

尼尔斯吓得缩紧了身子，不敢呼吸。

突然，镜中闪过一个黑影。接着那黑影又闪了一次。然后，又闪了一次……在衣箱的边沿上，不知是什么东西在慢慢地小心地爬着。

是老鼠吗？不，不是老鼠。

尼尔斯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了镜子。

奇怪极了！他清楚地看到箱沿上爬着一个小人儿。这个小人儿的头上戴着尖顶软帽，身上披着直拖到脚跟的长外套，脚上穿着一双红色的附有银扣子的短皮靴。

这不是小妖精吗！真正的小妖精！

妈妈常常向尼尔斯提起那些小妖精。他们是住在树林里的。他们不但能够说人类的话，而且还能够说兽类和鸟类的话。他们知道一切地底下的宝藏。只要小妖精们愿意，他们能使冬天的雪地开出鲜花来，也能使夏天的小河一下子结冰。

但是这个小妖精闯到房间里来干什么呢？他在妈妈的衣箱里找寻什么呢？

“好吧，等一下！我立刻给你颜色看，”尼尔斯低声说。他突然从钉子上面拿下那顶捉蝴蝶用的捕虫网。

捕虫网轻轻一挥——小妖精就立刻落到网里去了，好像一只被捉住的蜻蜓一般。

他的尖顶帽一直滑到他的鼻子上面，他的脚被他宽大的外套绊住了。他白费力气地挣扎着，挥舞着两手，竭力想抓住网索。但是他刚刚有点儿站稳身子，尼尔斯把捕虫网一抖，小妖精就立刻坠到网底去了。

“听我说，尼尔斯，”小妖精终于哀求说。“放我自由吧！我一定给你一块金钱，一块比你衣服上面的钮扣还要大的金钱。”

尼尔斯想了一会儿。

“好吧，这个主张倒很不坏呀，”他说，同时停止抖动捕虫网。

小妖精拉着网索很敏捷地爬了上来。他快要爬到铁圈子那儿了，他的尖顶软帽已经伸出了捕虫网的边沿……

可是尼尔斯突然觉得这桩交易似乎太便宜了。除了金钱之外，他有可能使小妖精一下子教会他功课。同时，还可想出更多的要求来的！小妖精现在一定会同意一切，一个落在网里的家伙是不能跟他还价的。

于是尼尔斯又把捕虫网一抖。

突然，尼尔斯觉得头上受到了一下极猛烈的打击，捕虫网从他的手中飞了开去，他自己也像陀螺一般直滚到墙角里去了。

3

一霎时，尼尔斯躺在那儿不能动弹了。接着，他呻吟着，叫旨痛，站了起来。

小妖精不见了。箱子也盖好了。那顶捕虫网还是挂在老地汀——在墙壁上，在衣橱和窗子之间。

“这一切都是做梦吗？”尼尔斯说，同时一肢一破地慢慢向自己的安乐椅走去。

他只走了两步就停住了。房间似乎出了毛病。他们那个小房间的墙壁突然向四面退了开去，天花板升得很高很高。尼尔斯常常坐的那把安乐椅，竟变得像一座不可攀登的高山一般。尼尔斯为了爬到那把椅子上面，不得不像爬一棵丫丫叉叉的橡树那样，从雕花的椅脚上爬上去。

那本动物教科书仍旧摊在桌上，但它变得非常巨大，使尼尔斯到了书上面，不能一下子看清楚一个字母。尼尔斯索性把肚子贴在书上，慢慢地从一个字爬向另一个字，又从这一行爬向另一行。

等到他读完了一个短句，简直连汗也淌下来了。

“真见鬼！这样念下去，念到明天晚上也念不完一页书啊，”尼尔斯用袖子擦着额上的汗水说。

突然，他看见镜子里有一个很小的、小人儿在看他。那小人儿跟他刚才用捕虫网捉住的小妖精一样大小，只是服装不一样：那个小人儿穿着一条簇新的皮裤子和一件方格子布的衬衫，衬衫上面还有一排很大的钮扣。

“啊哈，这儿还有一个小妖精哩！”尼尔斯想。“还打扮得这么漂亮！好像是到我家来做客人似的！”

“喂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尼尔斯喊道，同时用拳头威吓那个小人儿。

那个小人儿也举起小拳头威吓着尼尔斯。

尼尔斯立刻威风凛凛地叉起腰来，向对方伸了一下舌头。小人儿也威风凛凛地叉起腰来，也向尼尔斯伸了一下舌头。

尼尔斯顿一顿脚，小人儿也顿了一顿脚。

尼尔斯跳着，像陀螺一般地旋转，挥舞着两手。可是那个小人儿丝毫不肯落在他的后面，他也跳着，像陀螺一般地旋转，挥舞着两手。这时候，尼尔斯就一屁股坐在书上面，伤心地哭起来了。他白了：小妖精已经对他施

了魔法，那个从镜子里面向他看的人儿，正好就是他自己——尼尔斯。尼尔斯只哭了一会儿就擦干了眼泪，他决定出去找那个小精。如果他好好地恳求小妖精饶恕他，小妖精也许会使他重变做孩子的吧？尼尔斯向院子里跑去。一群麻雀正在屋子前面跳来跳去。尼尔斯刚爬到门槛上面，那群麻雀就一下子飞到篱笆上面，开他们的麻雀喉咙用全力高叫：“快来看尼尔斯啊！快来看尼尔斯啊！”“咯——咯——红！”公鸡也高兴得直啼。母鸡们拍着翅膀，争先恐后地咯咯大叫：“那是活该！活该！活该！”鹅儿们团团围住了尼尔斯，伸长了脖子在他的耳边啾啾叫“好啊！好极了！现在该轮到你害怕我们了吧？害怕吗？”接着，他们就用硬嘴啄他，敲他，咬他，有的啄他的臂膀，有的啄他的脚。如果那时候没有一群野鹅飞过村子上空，可怜的尼尔斯一要大大倒霉了。那群野鹅在空中排成一个漂亮的人字形，他一看到他们的亲戚家鹅，就飞得很低很低，大声叫道：“刚——刚——刚！跟着我们一起飞吧！我们要飞到北方，到拉伯兰去！飞到拉伯兰去！”尼尔斯家的那群家鹅立刻忘掉了尼尔斯。他们显得非常激动，开始刚刚地大叫，而且拍着翅膀，好像想试一试是不是也可以飞到天上去。但是一只老母鹅——她一定是鹅群中大多数鹅的老奶奶——却绕着他们大叫：

“你们疯啦！你们疯啦！不要发疯！你们不是像他们那样的流浪汉，你们是受人尊敬的家鹅！”

接着，她昂起头，向天空中喊道：

“我们在这儿过得不错！我们在这儿过得很好！”

鹅群中只有一只年轻的公鹅不肯听从老奶奶的忠告。他宽宽地张开又阔又大的白翅膀，飞也似地沿着院子跑来跑去。

“等我一会儿！等我一会儿！”他叫道。“我要跟你们一起飞去！我跟你们一起飞去！”

“这不是马丁吗，他是我家鹅群中最强壮的公鹅，”尼尔斯想，“大概他真的会飞去的！”

“停，停！”尼尔斯叫道，他立刻跟着公鹅马丁跑去。

尼尔斯好不容易才追上了他。尼尔斯看中了机会，拼命向上一跳，用两手搂住了那只公鹅的长脖子，把自己的身子整个儿挂上去了。但是公鹅一点儿也不感到怎么样，好像根本没有尼尔斯挂在那儿一般。他猛烈地煽动着翅膀：一次，两次，三次……连他自己也料不到，就这么一下子飞起来了。

在尼尔斯还没有清醒过来之前，他们已经高高地飞到天空中了。

第二章 骑在白鹅的背上

1

大风迎面吹来，扯着尼尔斯的头发，在他的耳朵旁边吼叫着、呼啸着。

尼尔斯骑在那只白鹅的背上，好像骑士骑着一匹狂奔的骏马一般：他缩着头，缩着身子，把整个身体贴在公鹅马丁的脖子上。他牢牢地抓住了鹅毛，眼睛也吓得紧紧地闭起来了。

“我立刻就要掉下去了，立刻要掉下去了！”每逢马丁又阔又大的白翅膀向下一拍，尼尔斯就这样喃喃地说。

但是，过了十分钟，甚至过了二十分钟，尼尔斯还是没有掉下去。最后，他鼓起了勇气，微微睁开了眼睛。

在他的左面和右面，扑动着野鹅们的灰翅膀。就在尼尔斯的头上，飘浮着一堆堆的白云，它们几乎快要碰到他了。在很远很远的下面，横着黑黑的土地。但那一点儿也不像土地，好像有什么人在上面铺上了一条极大的花格子手帕。有一些格子是全黑的，有一些是灰黄色的，更有一些是淡绿色的。但它们其实是一块块才长出嫩草的草地和一片片耕过的田地。

草地和田地换成了黑色的树林，白色的湖泊又代替了树林，接着湖泊又重新换成了土地，但野鹅们还是一股劲儿地往前飞，飞，飞。

尼尔斯终于完全丧气了。

“大概，他们真的要把我一直带到拉伯兰去呢！”他想。

“马丁，马丁！”他对公鹅喊道。“快回家去吧！我们飞得够了，够了！”

但是马丁不回答。

于是，尼尔斯施出全身的力量，用小木靴的靴尖踢公鹅。

马丁微微转过头来，啾啾地叫道：

“喂，你！好好坐着，要不，我就把你摔下去……那时候让你自己翻着跟斗飞下去吧！”

尼尔斯只得老老实实地坐着不动。

2

整整一天，白鹅马丁跟那群野鹅飞得一样快，好像他从来不曾做过家鹅，一生一世就是在飞翔中度过的。

“你这本领是从哪儿学来的？”尼尔斯惊奇地问。

但是到了黄昏，马丁终于觉得累了。现在谁也看得出，他好像是一只初次学飞的家伙：一会儿落在后面，一会儿突然冲到前面，一会儿好像落到坑里去一般，一会儿又突然向上窜去。

野鹅们也看到了这一点。

“阿卡！阿卡！”他们叫道。

“你们叫我做什么？”飞在全群野鹅前面的那只母野鹅叫道。

“那个白羽毛落到后面去了！”

“他应当明白，飞得快要比飞得但容易！”母野鹅头也不回地叫道。

马丁竭力想把翅膀扑得更有力更快，但是他那对疲倦的翅膀愈来愈重，再也不听他的使唤了。

“阿卡！阿卡！”

“你们又喊我干什么？”

“白羽毛落下去了！”

“他必须明白，飞得高要比飞得低容易！”

可怜的马丁用尽全力，尽可能向上飞去。但是这样一来，他的呼吸顿时窒息了，翅膀也一下子失去了力量。

“阿卡！白羽毛掉下去了！”

“不能像我们一样飞，那还不如坐在家里好，你们就把我这话告诉白羽毛！”阿卡叫道，她丝毫也不肯减低飞行的速度。

“真的，我们还不如坐在家里好，”尼尔斯咕哝着说，同时更加紧紧地抓住马丁的脖子。马丁好像被箭射中了一般，直向下坠。

幸亏他们的运气好，下面路上有一棵细长的柳树。马丁扑到树顶上，停在丫杈中间。

他们就这样停在柳梢头。

马丁垂下翅膀，脖子弯了下来，好像是一条破布。他重重地喘息着，大大地张开了硬嘴，好像想把所有的空气都吸进去。

尼尔斯不禁对马丁怜惜起来了。他甚至开始设法去安慰他。

“亲爱的马丁，”尼尔斯亲切地说，“用不着为了他们抛弃你感到伤心。你自己想一想：你怎么能跟他们比赛啊？你再休息一下，然后让我们一起回家。”

但是这样的劝慰是不对的。怎么！难道旅行才开始，就向困难投降了吗？不，决不！

“你最好不要再向我说这种话！”马丁啾啾地叫道。“闭嘴！”

接着马丁猛烈地扑动翅膀，立刻一下子冲到高空，很快就追上了那群野鹅。

但是马丁的运气很好，天已经晚了。

田野蒙上了夜色，在他们绕着飞行的那个湖上面，腾起了厚厚的一层浓雾。

阿卡领队的那群野鹅，开始飞下去宿夜。

3

野鹅们的脚刚刚碰到湖岸，喘息还没有定，他们就毫不休息地立刻钻到水中去了。岸滩上只留下了白鹅马丁和尼尔斯。

尼尔斯从马丁光溜溜的背上滑了下来，好像从结冰的小山上滑下来一般。终于，他又来到地面上的了。他先把麻木的手脚搓了一会、顿了一会，接着向四面张望。

那地方荒凉得很。密密层层的高大松树，好像黑色的围墙一般，一直伸展到湖边。在阴暗的松林深处，不时传来一阵阵率率声和沙沙声。别处的雪早已融化了，但在这儿，在屈曲多节、到处伸展的松树根上还留着一层层又厚又结实的雪。这会使人产生这样的想法，就是那些松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跟冬季分手。

他们飞得多远 现在即使马丁愿意回去，他们也找不到回家的道路了……无论如何，马丁真是好汉子！……可是他在哪儿啊？

“马丁！马丁！”尼尔斯叫道。

没有人回答。尼尔斯惊慌地回过头去。

可怜的马丁！他伏在地上，好像一只死鹅，翅膀无力地复在地上，脖子软绵绵地伸得长长的。他的眼睛已经蒙上了一层浑浊不清的薄膜。

尼尔斯感到非常害怕。

“可爱的马丁，”尼尔斯俯向他说。“喝一口水吧！你可以看到，你立刻会振作起来的。”

但是白鹅动也不动。

于是尼尔斯用两手抓住他的脖子，努力向水边拖去。

这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。在尼尔斯家的鹅群中，马丁是最强壮的一只公鹅，妈妈把他喂得很肥很肥。尼尔斯自己呢，现在并不比麻雀大上多少。可是无论如何，他还是把马丁拉到湖边，而且把他的头浸到冰冷的湖水里去。

起先，马丁动也不动地躺着，接着他睁开了眼睛，喝了一两口水，勉强地站了起来。他站了一会儿，摇晃了一会儿，接着就向湖中走去。他一直走到水齐脖子深的地方，这才浮了起来，在冰块之间游来游去。他不时地把嘴向水中一啄，把头向后一仰，贪婪地吞下水藻和小虫。

“他倒痛快，”尼尔斯嫉妒地想。“但是我从早晨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一点儿东西哩。”

于是尼尔斯立刻觉得非常想吃东西，好像他的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吮吸一般。

那时候马丁已经游到岸边，嘴里衔着一尾银白色的小鲈鱼。他把鱼在尼尔斯前面一放，说：

“在家里，我跟你并不是朋友。但是你在我遭到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，因此我要谢谢你。”

尼尔斯从来也没有尝过生鱼的滋味。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，一定得养成习惯！别的晚餐是没有的。

他在自己的口袋里翻检着，找那把可以折叠的小刀。小刀还是在老地方，放在他右面的衣袋里，只是已经变得很小很小，好像扣针那么大，放在袋里刚好。

尼尔斯拉开了小刀，大胆地剖开了鲈鱼的肚子。

突然，他听到一阵喧闹的叫声和溅水声：那群野鹅已经抖着羽毛走到岸上来了。

“小心了，不要多嘴说你是人，”马丁对尼尔斯低声说，接着恭恭敬敬地向前走去，招呼那群野鹅。

现在可以仔细地观察这一整群飞行的同伴了。应该承认，这些野鹅决不能算是美丽的。他们的个子并不高大，打扮也并不漂亮。所有的野鹅都是灰色的，好像盖上了一层灰，在他们身上休想找到一根白色的羽毛！

他们走路的样子才难看呢！他们每走一步都要跳一下，碰到每一块石头都要颠一下，他们的嘴几乎要把泥土也耕起来了。

尼尔斯甚至啐了一下。马丁也惊奇得张开了翅膀。正派的鹅难道是这样走路的吗？走路的时候，应当是不慌不忙，规规矩矩的，蹠足要像打印子一般地踏到地上，头应当昂得高高的。但是这些鹅走起路来一点不顾到体统，好像跛子一般。

一只老得不能再老的母野鹅领着所有的野鹅走来。哈，她才好看呢！脖

子是细细的，羽毛已经掩盖不住它的骨头，翅膀好像被什么野兽咬过一般。但是所有的野鹅都尊敬地望着她。她不开口，谁也不敢先说话。

这就是阿卡，这群野鹅的领袖。

她曾经成百次地领着整群野鹅从南方飞到北方，又成百次地从北方飞回南方。阿卡知道路上的每一个树丛，湖中的每一个小岛和树林中的每一块空地。谁也不能像阿卡那么选择更好的宿夜的地方，谁也不能比阿卡更善于躲开那些到处窥伺野鹅的狡猾敌人。

阿卡把马丁从硬嘴的尖端一直看到尾巴的尖端，看了好久，最后她说：

“我们这一族不能收留初次碰到的鹅。现在你所看到的、站在你前面的这一群，是野鹅中最优秀的一族。而你却连飞翔都不会。你是属于什么血统的，你是什么家族出身的啊？”

“我的历史很简单，”马丁悲哀地说。“我是去年在斯万霍尔姆那个小地方出世的，去年秋天，人家把我卖给了邻村尼尔斯家。我就在他们那儿一直住到这一次飞出来。”

“你怎么敢大胆跟着我们飞行呢？”阿卡惊异地说。

“我非常想看看拉伯兰是什么样的地方。自从我破壳出世的那一天起，我就常常听见人家说起它，”马丁羞怯地回答。

“我明白，你是一只勇敢的鹅，”阿卡说，“一只勇敢的鹅，一定会是我们旅途中的好伙伴。”

突然，阿卡看到了尼尔斯，她诧异地问道：

“跟你在一起的是谁？像他这样的家伙，我还不曾看见过呢。”

“这是我的小朋友……”马丁支支吾吾地说。

但这时候，尼尔斯大踏步上前，坚决地说：

“我叫做尼尔斯。我的爸爸是一个庄稼汉，我本来是人，但是今天早晨……”

尼尔斯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野鹅们一听见“人”这个字眼，立刻吓得纷纷倒退。他们伸长了脖子，恶狠狠地吱吱响，刚刚地叫着，而且不断地拍着翅膀。

“我们野鹅队伍中是不能容纳人的，”老野鹅阿卡说。“不论是过去，现在和将来，人永远是我们的仇敌。你必须立即离开我们的队伍。”

这时候马丁忍不住了，他出来调停说：

“可是他并不能算是人！瞧，他多小啊！我敢担保，他决不会伤害你们。让他留下来吧，至少也得让他过了这一夜。”

阿卡仔细地打量着尼尔斯，接着又打量着马丁，终于说：

“我们的祖爷爷、高祖爷爷和曾祖爷爷传下来的遗嘱，都叫我们千万不能相信人类，不论他是小人或是大人。现在你既然能替他担保，那就这样吧——今天晚上就让他和我们宿在一起。我们宿夜的地方，在湖中一块不大的浮冰上面。但是到了明天早晨，他一定得离开我们。”

阿卡说完了话，就一下子飞到空中，接着整群野鹅也跟着她飞了起来。

“喂，马丁，”尼尔斯胆怯地问。“你怎么样，就跟他们一起飞走了吗？”

“唔，自然罗，我一定得飞走！”马丁骄傲地说。“我们这些家鹅，不是每天都能获得跟阿卡的野鹅群一起飞行的荣誉的。”

“可是我怎么办？”尼尔斯又问。“我独个儿决不能回家。现在我在草丛中也会迷路，不要说在这片森林里了。”

“你自己也明白，我没有工夫背你回家，”马丁说。“可是我对你有一个建议：我们可以一起飞到拉伯兰去。我们去瞧瞧那面的情形，然后再一起回家。我一定要说服阿卡，如果不行，那就瞒过她。你现在很小，把你藏起来并不困难。好吧，现在来做正事吧！你赶快把树枝和枯草搜集起来，愈多愈好！”

尼尔斯收集了一大抱去年的枯草，马丁就小心地衔住了他的衣领，把他带到湖中的浮冰上去了。

野鹅们已经睡着了，他们都把头藏在自己的翅膀下面。

“现在你把这些草铺下来吧，”马丁命令说。“如果没有草，我的蹼足会在冰上面冻坏的。”

草虽然铺得很薄——尼尔斯现在能拿动多少草啊！——但总算勉强盖住了下面的冰。

马丁在草铺上面伏了下来，又衔住尼尔斯的衣领，把他塞到自己的翅膀下面。

“晚安！”马丁说，接着用翅膀把尼尔斯夹得更紧，不使他掉下来。

第三章 黑夜里的贼

1

当所有的鸟儿和野兽都睡熟了以后，狐狸斯密莱就从树林里出来了。

斯密莱每天晚上都要出来打猎，有谁不小心地睡着了，没有爬到高高的树上去或者钻进深深的洞里去，那就会倒大霉。

斯密莱跨着有弹性的、轻得听不见的脚步，向湖边走来。他已在跟踪这群野鹅，而且早已流着馋涎想象着野鹅肉的美味了。

但是年老的阿卡非常清楚斯密莱的习性，因此把宿夜的地方安排在湖心中的一块浮冰上面。

一片广阔的水面，横在斯密莱和野鹅之间。

斯密莱站在湖岸上，恨恨地把牙齿咬得格吱吱响。

突然，他看到风正把那块浮冰慢慢地向岸边吹送过来。

“啊哈，无论如何还是要有一只野鹅落到我手中的！”斯密莱微笑了一下，用后脚蹲了下来，开始耐心地等待着。

他等候了一个钟头……两个钟头……三个钟头……

湖岸和浮冰间的那片漆黑水面，变得愈来愈狭窄了。

斯密莱已经在湖水的气味和发霉的、潮湿的泥土气味中，闻到了野鹅的香味。

他用舌头舐着嘴唇，咽了一大口唾液。

浮冰沙沙地碰到了湖岸，发出轻微的响声，接着微微向后退了一下。

斯密莱看中了地方，一下子跳到浮冰上面。

他偷偷地向野鹅群无声无息地走去，好像他的脚爪没有接触到浮冰一般。没有别的野鹅听到敌人的脚步声。只有年老的阿卡听见了。她的尖叫声响彻了整个湖面，一大群野鹅就立刻跟着她很快地飞到空中。但是尼尔斯立刻以同样快的速度掉了下来。

尼尔斯的头在浮冰上碰了一下，他睁开了眼睛。他在蒙胧之中甚至不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。但是，他看见一只狐狸咬着一只野鹅，就立刻向他赶了过去。他已经完全忘记，那只狐狸现在如果要弄死他，只要用一只前爪就能压死他了。

“贼！贼！我要给你好看！快把鹅放下来！”尼尔斯喊道。

“这又是谁啊？”狐狸斯密莱觉得很奇怪。

斯密莱是非常好奇的，和世界上所有的狐狸一般好奇，因此，他突然停住了，向尼尔斯回过头来。

起先，斯密莱甚至看不见什么。直到尼尔斯跑到跟前，斯密莱才看清楚这竟是他最可怕的敌人。

但他又立刻觉得非常可笑，险些儿放掉了那只他才猎到的野鹅。

“快把鹅放下来！听见吗？”尼尔斯喊道，不断地对狐狸挥着小拳头。

但是斯密莱理也不理尼尔斯：狡猾的狐狸把野鹅一放，用前爪踏住了他，准备咬断他的咽喉。

“这只狐狸显然并不把我当做人，”尼尔斯想，接着就用全力拉着斯密莱的尾巴。

斯密莱由于这一意料不到的攻打，竟放松了野鹅。他一共只放松了一秒

钟。但是这一秒钟已足够了。那只野鹅毫不丧失时机，奋身飞到空中，接着用力拍着他的压坏了的翅膀，向湖中飞去。

“啊，你敢这样？”斯密莱咬牙切齿地叫道。“嘿，好吧！现在就该你自己爬到我的喉咙里来，虽然用你当晚餐并不会太饱。”

接着，斯密莱就竭力想捉住尼尔斯。但这并不是很容易的——尼尔斯用两手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尾巴。

斯密莱向右面一跳，他的尾巴却一下子弯向左面。

斯密莱向左面一跳，他的尾巴却又一下子弯到了右面。

斯密莱像陀螺一般地旋转起来，但是他的尾巴连同拉着尾巴的尼尔斯，也跟着他一起旋转起来。

起先尼尔斯对这疯狂的舞蹈甚至感到非常快乐。但是一会儿他的手开始麻木，他的眼睛开始发花，他的头也眩晕起来了。

不！这样下去是支持不了多久的！应当逃走了！

尼尔斯一松手，放掉了狐狸尾巴。

尼尔斯立刻像被一阵旋风远远地吹刮开去一般，一下子撞到一棵高大的松树上去了。可是尼尔斯一点儿也不觉得痛，他急忙向树上用力爬去——愈爬愈高，几乎就这么一口气爬到松树顶上。

但是斯密莱什么也没有看见：周围的一切在他眼前飞快地旋转，他自己也像一个开足了发条的玩具一般，不断地在老地方打转，用他的大尾巴扫着隔年的枯叶。

“现在你可以略微休息一下了！”尼尔斯从树顶上向斯密莱喊道。

斯密莱突然停了下来，好像在地上生了根一般地呆住了，他开始惊异地注视着自己的尾巴。但是尾巴上面已经什么小人儿也没有了。

“你不是狐狸，是乌鸦！呱！呱！呱！”尼尔斯叫道。

斯密莱抬起了头。尼尔斯从丫丫叉叉的松枝中露出脸来，向他吐着舌头。

“可是你还是逃不出我的手掌！”斯密莱说，接着他在松树下面坐了下來。

2

他们就这么过了整整一夜。尼尔斯在高的树顶上，倚着松树的丫枝坐着。他希望狐狸最后饿得忍受不住时，会走开去猎取别的东西。但是在松树的下面，斯密莱却动也不动地坐着：他认为尼尔斯最后一定会睡着的，那时候就会从树上滚下来，一直落到他的嘴里。

天亮了，接着出现了玫瑰色的朝霞。太阳升起来了。但他们还是照旧坐在那儿：尼尔斯坐在树上，狐狸坐在树下。

一阵阵野鹅的叫声从湖面上传了过来，尼尔斯看见成群野鹅从浮冰上飞了起来，一直飞到树林上面来了。尼尔斯大声喊他们，挥着手，但是野鹅群一直飞过他的头顶，在许多松树的树顶后面消失了。就这样，连他唯一的朋友白鹅马丁也跟着他们一起飞走了。尼尔斯觉得自己是这么不幸和孤独，险些儿哭起来了。

他向下面一看。狐狸斯密莱不但照旧坐在那儿，而且抬起了尖嘴，向他恶毒地嘻嘻笑着。

“喂，小家伙！”斯密莱向他喊道。“看来你的朋友们并没有把你放在

心上。你还是爬下来的好！可爱的小朋友，我倒有一个又暖和又舒适的好地方替你准备着哩！”狐狸一面说，一面用爪子抚摩着肚子。

突然，附近传来了扑翅膀的声音。一只灰色的野鹅从密密的树枝中间飞了出来。他好像害怕树枝擦伤他那宽阔的翅膀，飞得又小心又慢。他似乎没有感觉到什么危险，竟一直向狐狸飞了过来。

斯密莱呆住了。他缩紧了身子，准备一下子扑上去。

那只野鹅飞得很低，他的翅膀似乎已经碰到地面了。

斯密莱好像一条突然放开的弹簧，纵身向前一扑。那只野鹅的翅膀险些儿给他抓住了，但是野鹅突然在他跟前猛地一转身，就这么无声无息地直向湖中飞去，好像一个黑影掠过一般。

斯密莱还没有清醒过来，树丛中又飞出来了第二只野鹅。他跟第一只飞得一样低一样慢。

斯密莱看中了机会，奋身向前一扑。这一次总该抓住这只笨鹅了吧！……但是他又扑了一个空，那只野鹅好像不曾出现过一般，早已在树丛后面消失了。

过了一会，又出现了第三只野鹅。他弯弯曲曲歪歪斜斜地飞着，好像他的一只翅膀已经受了伤。

斯密莱为了不再扑空，就故意让他飞得很近。野鹅已经飞到他的头顶上了，他的翅膀也已碰到了他。

斯密莱用力一跳——他的爪子已经碰到了野鹅的身子。但是野鹅突然向旁边一溜，狐狸尖利的爪子只在他光溜溜的灰翅膀上搔了一下。

接着，树丛中又飞出了第四只野鹅，第五只，第六只……斯密莱扑了这一只又扑向那一只。他的眼睛变得红红的，他的舌头拖在一边，身上的红毛也皱成东一簇西一团。他由于受到狠毒和饥饿的折磨，什么也看不清楚了，他向树林中太阳光的斑点猛扑，向自己的影子猛扑，在急切之中，甚至向一只蝴蝶追去。

正当那时候，白鹅马丁飞到尼尔斯的身边来了。他小心地背起了尼尔斯，直向湖心飞去。

在那儿一块巨大的浮冰上面，整群野鹅已经聚集起来了。

野鹅们一看到尼尔斯，就很快乐地刚刚高叫，并且拍着翅膀。年老的阿卡走到整群野鹅前面，对尼尔斯说：

“你是对我们野鹅做了好事的第一个人，因此我们一致允许你和我们留在一起。”

第四章 新的朋友和新的敌人

1

尼尔斯和野鹅们已经飞了整整五天。总的说来，他对这种鸟的生活感到很满意：第一不要念书，第二不要牧鹅，第三不要搬柴。就这么飞呀飞的，飞个痛快！

蔚蓝色的天空是无边无际的，空气又新鲜又凉快，你在空中，就像在明澈晶莹的泉水中洗澡一般。看下面的大地也好像看你自己的掌心一般清楚。你尽管看吧——不论朝哪一面看，都不会叫你打呵欠！一切都自动地向你迎了过来——高山、河流、城市、村庄。

如果向下面看得厌倦了，就可以抬头看看上面。那也非常有趣。成群的云块好像在互相追逐：一会儿这一堆追上了那一堆，一会儿这一堆落后了，一会儿互相混到一块儿去了，一会儿又分了开来，好像牧场上的羊群一般。

一天的光阴会在不知不觉之中溜过去。

到了晚上，尼尔斯也用不着操心。因为他在晚上总是有温暖的羽毛床睡——那就是马丁的身体和翅膀。

只有一桩事情很糟：没有吃的东西。不论野鹅们怎样款待尼尔斯，水草和水虫子还是咽不下去。他的胃口跟野鹅们的不同。

晚上他常常做梦。他梦见自己独个儿吃完整整一铁锅子烫热、松软的马铃薯（那本来是他的妈妈给他们全家人吃的），接着又喝完一大壶泛着浓浓的淡黄色泡沫的牛奶，然后又吃甜点心，把一大碗果冻舔个精光。

但这一切都是在做梦！他一醒过来总是想到吃东西。

有时候他的运气好，会在树林中的干叶子下面找到隔年的胡桃。不错，他自己没有办法敲碎它们。但他把胡桃拿到马丁那儿，放到他的硬嘴里，马丁就会轧碎硬壳，他的嘴比什么胡桃夹都出色。在家里尼尔斯用差不多的办法来轧碎胡桃，不过他不是把胡桃放到鹅的嘴里，而是把它夹在门缝中间。

可是胡桃是很少的。尼尔斯为了找到一个胡桃，往往要在树林里找上整整一个钟头，他得钻过坚硬的隔年的草丛，在枯枝上绊交，而且陷到针叶堆中去。

他每一步都可能遭到危险。

有一次，当他用一根丫丫叉叉的树枝武装起来，在一堆干枯的树叶中挖掘的时候，突然遭到了一群蚂蚁的攻打。肥大的、暴眼瞪睛的蚂蚁兵足足有整整一团。他们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他。他们咬他，用毒汁腐蚀他的皮肤，爬到他的身上，钻进他的衣领和袖子。

尼尔斯抖着身子，用手拍，用脚踏，但是，他刚解决一个敌人，立刻又有十个新的敌人向他扑来。

这场战斗的结果是很不光彩的：尼尔斯终于放声大哭，而且拔脚飞逃。

当他跑近野鹅们宿夜的那片沼泽时，他们几乎认不得他了——他的整个身体，从头到脚都密密地爬满了黑色的蚂蚁。

“站着，不要动！”马丁对尼尔斯叫道，接着马丁张开硬嘴，很快很快地把蚂蚁一批又一批地啄光了。

2

那天晚上，马丁对尼尔斯像保姆对孩子那样，关切地照顾了一整夜。

尼尔斯被蚂蚁咬过以后，他的手、脚和脸都变得像糖萝卜那么红，而且布满了很大的水泡。他的眼睛肿起来了。浑身发痛发烧，好像被火烫过一般。

马丁收集了一大堆干枯的野草，使尼尔斯躺在上面更舒适些，接着又用浸湿了的有粘性的叶子，把尼尔斯从头到脚都贴满了，使他发烧时不致太痛苦。

尼尔斯身上的叶子略微一干，马丁就小心地揭去了它们，把它们在沼泽中的水里浸一下，然后再敷贴到红肿的地方。

将近第二天早晨的时候，尼尔斯觉得轻松得多了，他甚至可以转身了。

“我似乎已经痊愈了，”尼尔斯重重地哼了一声说。

“什么痊愈不痊愈的！”马丁埋怨道。“不论是你的鼻子和你的眼睛都看不出来，你浑身都肿了。如果你可以看到自己，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你。你逃回来以后，在一小时之内就胖成这个样子，好像是人家用纯净的大麦喂了你整整一年。”

尼尔斯一面呻吟着喊痛，一面从潮湿的叶子下面举起了一只手，用肿得不能屈曲的，好像木块一般的手指去摸自己的脸。

果然，他的脸好像一只打足了气的足球。尼尔斯好不容易才摸到了陷在肿胀的双颊中的鼻尖，接着又搔搔自己像牛蒡叶子一般大的耳朵。耳朵完全不是在他所想象的原来的地方，而是在另一个料想不到的地方突了出来。他还想擦一擦眼睛，却无论如何也碰不到它们了。

“也许，得多替我换几次叶子才行？”尼尔斯羞怯地问马丁。“你以为怎么样？呃？也许，这样会很快地使炎肿消退？”

“还嫌次数下多哩！”马丁说。“就这样，我已经跑来跑去老没有个完。谁叫你去挖蚂蚁窠啊！”

“难道我能知道那是蚂蚁窠吗？我一点儿也不知道！我是去找胡桃的！”

“唔，好吧，不要动，”马丁说着，把一张湿漉漉的大叶子啪的贴到他的脸上。“静静躺着，我立刻就回来。”

马丁走开去了。尼尔斯只听见沼泽中的水在他脚下咕嚅、咕嚅、哗啦、哗啦地响。溅水声愈来愈轻，终于一点儿也听不见了。

过了几分钟，沼泽中又传来了咕嚅、咕嚅、哗啦、哗啦的声音，起先声音很远，好容易才能听出来，接着就愈来愈响，愈来愈近了。

但是这一次，在沼泽中涉水的脚却有了两双。

“和马丁一起来的是谁啊？”尼尔斯想，努力转着头，想把那些盖满了他的脸的绿色膏药去掉。

“请你不要动！”马丁严厉的声音在他头上响了起来。“多不安静的病人啊，简直一分钟也不能离开！”

“好吧，让我看看他究竟怎样了？”传来了另一只鹅说话的声音，尼尔斯觉得有人把他脸上的叶子揭了开来。

尼尔斯竭力从微细的缝隙中看出去，看到了老野鹅阿卡。她对尼尔斯诧异地看了好久，然后摇摇头，说：

“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，蚂蚁会引起这么大的祸害！自然罗，他们决不敢攻打我们鹅：他们知道鹅不怕他们，而且会一下子把他们啄去几百只。唔，他们一看见你，那就高兴极了。”

“从前我身子很高大的时候，”尼尔斯生气地说，“我会比什么鹅更厉害地对付他们。”尼尔斯叹了口气。“那时候我哪一个也不怕。”

“现在你也不应当害怕哪一个，”阿卡说。“可是你得十分留神。不要忘记，现在你有许多敌人。只有机智而又小心的好汉子才能够战胜他们。你要时时刻刻戒备着。在树林里你得留心狐狸和貂。在湖岸上得留心水獭。在胡桃树林里得留心青鹰。晚上你得躲过猫头鹰，白天可不要让鹫和雕看到你。如果你在密密的草丛中走，你得小心地放轻脚步，随时留神倾听，有没有蛇在沙沙地爬动。如果碰到喜鹊跟你说话，你可千万不要相信他，因为喜鹊老是会欺骗别人。”

“唉，那我反正活不成了，”尼尔斯说。“我怎么能一下子防备这许多敌人呢？我好不容易躲开一个敌人，另一个敌人就会抓住我。”

“自然罗，凭你一个人绝对防备不了这些敌人，但是我们还有很多朋友。如果在空中出现了鹫，燕雀就会预先警告你；如果在树上隐藏着貂，松鼠就会告诉你；当狐狸偷偷地跟过来时，野兔立刻会警告你；当蛇逼近你的时候，纺织娘就会高声叫唤。”

“可是当我撞到蚂蚁窠里去时，他们为什么都一声不响啊？”尼尔斯怀疑地说。

“但是，你自己也得有清醒的头脑，”阿卡答道。“现在我告诉你：我们要在这儿住上三天。这个沼泽很不错，水草多得不得了，而我们旅行的路程又很长。因此我决定让大家在这儿痛痛快快地休息一阵子，而且好好地吃饱。在这几天内，马丁把你的病医好。到了第四天天一亮，我们就飞出去。”阿卡微微点了点头，接着不慌不忙地在沼泽中涉着水走开了。

3

对马丁来说，这几天是非常辛苦的。他不仅要医治尼尔斯，还要喂饱他。马丁给尼尔斯换过膏药和整理好床铺以后，还要跑到附近树林里去找胡桃。

第一天马丁去了两次都空着嘴巴回来。

“你大概是连找几颗胡桃的本领也没有！”尼尔斯抱怨说。“你得仔细地扒开树叶。胡桃总是埋在地下的。”

“我已经掘了又掘，连我的硬嘴也给磨钝了。在急忙之中，一会儿撞到石头上面，一会儿绊在树根上……离开你太长久了又不行！……树林离这儿又远。好容易跑到那儿，马上又得回头跑。”

“可是你为什么要用脚跑啊？你不是可以飞吗？”

“啊，真的！”马丁高兴地叫道。“我自己怎么会想不到这一点！这得怪我的老习惯不好！”

第三次，马丁很快就飞回来了，他显得非常满意。他直接飞到尼尔斯身边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就尽量张开了嘴巴。六个又大又硬的胡桃，一个接一个地从他的嘴里滚了下来。这样漂亮的胡桃，尼尔斯还从来不曾找到过。他在地面上掘到的胡桃常常是有些烂的，或者是因为受潮而变成了黑色。

“你是在哪儿找到这些胡桃的啊？”尼尔斯喊道。“简直跟店里买来的一模一样。”

“喝，虽然不是从店里买来的，”马丁神气活现地说。“也不会比不上。”

马丁衔起一颗最大的胡桃，用硬嘴钳碎了它。胡桃壳发出清脆的破裂声，

新鲜的、金黄色的胡桃肉，就纷纷落到尼尔斯的掌心里。

“这些胡桃是松鼠妈妈西尔莱从她的贮藏室中拿出来送我的，”马丁骄傲地说。“我是在树林里认识她的。当我在她旁边飞过的时候，她正坐在松树上的一个树洞前面，哗哗剥剥地咬着胡桃，用胡桃肉喂她的小松鼠。她一看到我感到非常惊奇，竟连嘴里的胡桃也掉下去了。我想：‘好啊，真走运！’我看见胡桃落在什么地方，就很快地飞了下去。那位松鼠妈妈也跟着我往下面窜。她从一根丫枝窜向另一根丫枝，非常灵活，快得像飞。我起先以为她是在为胡桃可惜，因为松鼠是野兽中最诚俭的一族。但并不是这样，我终于明白，她只是被好奇心攫住了：她想知道我是谁，从哪儿来，我的翅膀为什么是白的。于是我们就谈起话来。她甚至邀请我上她家去做客人，叫我去瞧瞧她的小松鼠。我虽然觉得在松枝中间飞很困难，却不好意思拒绝她。我去看了小松鼠。接着她就拿出胡桃来招待我，临别的时候，还送了我这么些胡桃，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们塞到嘴里。我甚至不能向她说声谢谢，因为我害怕失落胡桃。”

“可是这很不好，这太没有礼貌了，”尼尔斯说，同时把胡桃肉塞了满满一嘴。“我得亲自到她家去谢谢她。”

4

第二天早晨，天刚亮尼尔斯就醒了过来。马丁还在睡觉，他按照鹅的习惯，把头藏在翅膀下面。

尼尔斯轻轻地动一动手和脚，把头转了一下。没有什么，什么都能动，而且一点儿也不疼了。

于是他竭力不去惊动马丁，小心地从树叶堆中爬了出来，接着又跑到沼泽旁边。他找了一个比较干燥、结实的土堆，爬了上去，然后扒在地上，向动也不动的漆黑的水面望去。

再没有更好的镜子了！在沼泽闪闪发光的泥浆水上面，映出了他的脸。一切都很好，一切都是老样子：鼻子像鼻子，脸颊像脸颊，只有右面的耳朵比左面的耳朵略微肿了一些。

尼尔斯伸出手指，在水中搅了一下，镜子里的脸立刻扭歪了，变成一副鬼脸而且肿大了。

“我生病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！”尼尔斯想。

他等待着，直到水面平静了，又俯向沼泽。什么都好！脸还是好端端的像个脸！

尼尔斯站起来，拂掉了膝盖上面的青苔，大踏步向树林里走去。

他决定立刻去找松鼠妈妈西尔莱。

第一，应当谢谢她昨天的胡桃。第二，得再向她要一些胡桃贮藏起来。第三，去欣赏一下她的小松鼠又是多么好啊……

当尼尔斯走到树林旁边时，天已经完全亮了。

“必须赶快走，”尼尔斯开始急急忙忙地赶去。“我得在马丁醒过来之前赶回来！他要是知道我已经到树林里去过了，跟松鼠妈妈会过面，而且带来了满袋的胡桃，他一定会大大地夸奖我的！”

但是一切并不像尼尔斯想象的那么容易。

一开头他就交了恶运。